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三回 慧嬌娥衡文稱藻鑒

詩曰：一曲陽春競唱酬，高才難息謗悠悠。

早知世道多奸險，捫舌何如得自由。

當下紅玉仙、沈西苓將鵲詩依韻而就，隨後方蘭、方蕙亦各完篇，共錄在一方桐葉箋上，以待方公評閱。等了一會，祇見方公欣然踱進房來，紅、沈二生便將詩稿雙手遞過，方公接來看道：

畫史深誇揮灑微，翠屏喜鳥似依依。

雙睛更遇仙人點，奮翅天涯自遠飛。

第二：

三匝空憐月色微，南林今幸一枝依。

故園欲去愁無主，故傍山梅不忍飛。

第三：

筆尖巧奪化工微，雙鵲渾然永自依。

何事兒童癡蠢甚，幾番驅逐不曾飛。

第四：

靈畫年深墨跡微，一雙靈鵲向花依。

舊巢今被誰人佔，獨自遲回不肯飛。

方公看罷，連連贊賞，道：“細觀箋首二章，必係二位老侄所詠。工力悉敵，寓意各深，真是錦心繡口，使我不勝欣快。祇愧兒侄輩，東涂西抹，較之繡虎才情，萬不及一，真豚犬耳。”二生再三謙謝道：“下里巴吟，謬承見賞，殊非侄輩所以請政之意。”方公又將方蘭、方蕙的詩，細細的評駁了一番，遂將詩箋袖著。回進內房，把與素雲看道：“我以兒詩，並我所作，以示紅、沈二生，並汝兄汝弟，著各次韻成章。汝且試為評閱，四人高下若何？”素雲一連哦了幾數遍，便說道：“首章規模宏大，有高飛遠舉之志；次作清新秀雅，不愧大方，然一似有思歸之憂者。至第三首，雖非前比，猶有可觀。若末篇，潦草不工，卑卑乎不足觀也。據著孩兒管見如此，未知爹爹嚴命以為確否？”方公道：“我兒評品，語語切當。依我看來，第一作想是沈西苓，第二篇口氣想是玉仙侄，第三想是蕙郎，若第四定是蘭郎這蠢才了。”遂命素雲，用上批語。及至一一相詢，果如所言。二生看了，亦各歎服，獨有方蘭批壞，深憾姊氏較評之刻。又見眾人暗地笑他，悶悶不悅。話休繁絮。

當日正在看詩，忽見書僮報進：“紅相公來到。”玉仙隨著方公，急忙迎進。見畢坐定，備問家中消耗。紅芳歎息道：“不要說起。自你出來不上半月，即遭那夥賊寇到村焚劫，把屋宇家私都化作灰燼了。你難道還不相聞麼？更有一件奇怪，周圍俱各燒盡，獨有牡丹亭還留在那邊。聞說時常鬼現，賊兵倒也不敢撞進。”說罷，父子俱各感傷不已，方公與曹士彬從旁勸慰乃止。當晚少不得置酒款待，不消細敘。到了次日午後，紅芳作別，自往長興外家了。

且說玉仙自聞此信，終日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卻得方公幾番勸慰道：“吾侄家業雖廢，猶幸骨肉無恙，何必過為無益之憂。目下聞得宗師將到，且自安心讀書，以圖克捷。”玉仙聽說，祇得強自排遣。一夕，與沈西苓趁著月色澄清，坐於竹蔭石畔，閑話移時。玉仙微微歎息，道：“小弟時運不濟，命途多舛。年將弱冠，功名既未到手，怎奈家下又遭焚劫。遑遑如喪家之狗，為之奈何。”西苓道：“仁兄學業已成，又在具慶之下。今雖偃蹇，後當顯達。若在小弟，幼年失怙，書劍飄零，雖獲幸拾青衿，而負郭無田，齊眉無婦。竊恐將來，不知更作何狀也。”玉仙道：“我兩人雖則異性，實勝同枝。他日乘車戴笠，永以為好，無相忘此日之情。”正說話時，忽聞後樓鳴鳴的笛聲吹響。玉仙慨然道：“弟欲即事為題，共聯一律，以舒郁勃，不知兄意若何？”沈生道：“我亦正有此興。兄如首倡，敢不效顰。”玉仙遂朗吟道：

幸同知己滯孤蹤，（玉仙）

曲經無人雲自封。（西苓）

梅影橫斜侵石砌，（玉仙）

笛聲斷續到簾櫳。（西苓）

柳眠不定因風擾，（玉仙）

花睡含顰帶月濃。（西苓）

坐久卻憐清露下，（西苓）

夢魂空憶楚雲峰。（玉仙）

玉仙吟罷，興猶未已。復作《蝶戀花》詞以寄感。詞曰：

夜靜誰憐簾館獨？笛弄瓊樓，空憶人如玉。孤鶴夢寒聲轉促，梅花落盡青山綠。破入清商成斷續，裊裊餘音，贈我愁千斛。曲罷不知銀漏速，多情想倚闌干曲。

吟畢撫掌大笑，即時進房，將詞錄出。寫罷，重復吟哦了數遍，然後解衣就寢，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，又值文會之期，曹士彬喫過早膳，同著紅、沈二方，自去課文不題。

且說素雲，自從凌霄傳著玉仙的說話，又見生詩才雋逸，不覺春心頓動，往往託著凌霄，覘生動靜。其日倚著雕欄，正在凝眸獨立。忽見凌霄手持一張箋紙，笑吟吟的走至。素雲問其所以，凌霄道：“今日紅家郎君與曹先生俱以會文出外，書房不鎖，被我闖進去閑耍一回。祇見硯匣底下壓著這張花紙，甚是可愛。又見有幾行墨跡在上，小姐平素是極好寫字的，故拿來比一比，看誰的好。”素雲接來一看，卻是一首《蝶戀花》詞。然既清新，字又端楷，賞玩數四，方知紅生是為夜來聞他吹笛而作。便將來折為方勝，藏在鏡箱之內。

當晚玉仙、西苓與方蘭、方蕙回來，各將文字清出呈與曹士彬批閱。曹士彬先將沈西苓二藝看了一遍，密密圈點，道：“荆玉無瑕，秋蘭挺秀。至其蹊徑獨闢，有白雲在山，芙蓉溢露之故。”次將紅玉仙的卷子看道：“析理入玄，譬如悟僧說偈，語語真機，並無一點障礙。矧又高華秀茂，不作秦漢以下文字。試必冠軍，允堪獨步。”隨後把方蕙的二藝，略略批點道：“開講宏闊，居然大家筆力。中二比，曲折匠心，題旨畢出。獨後半篇，稍嫌卑弱耳。”再將方蘭的卷子看了一遍，用筆一勾，道：“說理則牽引支離，對股則疊床架屋。終為頑石，何以琢磨。”

不料那一日，方蘭偶然不在館內，沈西苓看見批壞，接過來與紅玉仙從頭看罷，忍笑不住。既而方蘭進來，問道：“吾等文鄭，先生曾已閱過否？”西苓戲道：“弟輩拙稿，俱被勘駁。惟吾兄的，先生最為獎賞。”方蘭道：“哪有此話，仁兄莫非取笑。”玉仙便取出來，展開一看。祇見自破承題以至結尾，塗抹之處，不計其數。方蘭看見如此批壞，登時臉色漲紅，奪去藏匿。沈生又謔道：“兄的文字，擲地當作金聲。惜乎先生一時錯誤，沉沒佳章，殊可扼腕。”玉仙亦笑道：“吾弟佳作，清奇典碩，在他人再沒有做得出的，可惜先生不識奇物耳。”方蘭自覺無顏，正在憤懣之際。又被沈、紅二生當面譏笑，不覺發怒道：“小弟雖則一字不通，你兩個卻也忒煞輕薄。昨日偶因身子不快，所以做得平淡，難道我兩篇頭也完不來的麼？”沈生道：“完得來完不來，總與別人無干。弟輩偶爾取笑，吾兄何太認真。”玉仙道：“也不要怪著吾弟。高才見屈，自應憤怒不平。”當下二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半真半謔，

氣得方蘭不能開口。再要爭競幾句，又值曹士彬走到，祇得氣憤憤的踱了出來，坐在椅上暗暗的想了一會，愈覺惱恨，道：“前日的鵲詩，既被那素雲滿口亂嚼，今日又遭小紅當面譏訕。他夫婦如此情毒，我須尋一計較擺布他，纔消此恨。”又想道：“那斯六禮未行，有何把柄做得我家姊丈？須要尋計，拆散他這頭姻事才好。”正在自言自語，適值方蕙走來看見，便問道：“吾弟為何不去讀書，卻怒悻悻的坐在這個所在？”方蘭道：“我的文章不好，被著先生批壞，寫那沈紅兩個有何干涉，祇管刺刺的惡言取笑，不怕人的面痛。就是西苓，不過暫時相處，也還氣得他過；若那小紅與我乃是郎舅至戚，反幫著外人把我譏誚，豈不可恨。”方蕙勸道：“祇要自家爭氣，做得沒有破綻就罷了，何消著惱。”方蘭又怕叔孀得知，必要見怪，祇得忍氣吞聲。自後與沈、紅二生，面和心不和，暗暗懷恨，不消細說。

那一年正值科考，宗師發下牌來，先著縣尊考錄童生。等得試後出案，玉仙高取第三，方蕙亦以第十名復試，惟方蘭取在一千零七名。既而府試已過，宗師坐在江陰弔考。先錄過了各縣秀才，然後掛牌考試童生。玉仙府案仍列第三，祇與方蕙兩個進道。四書兩篇，經與論各一篇，真做得錦繡相似，欣欣然俱覺得得意出場。及至宗所發案，玉仙取在第七名，撥入府學。到了送進學那一日，鼓樂喧填一路迎接回來。拜見方公夫婦，方公大喜道：“得婿如此，我無憾矣。更願及早著鞭，毋負我望。”方老安人默然不語。方蘭在旁，微微冷笑。祇有方蕙為著功名蹭蹬，又見紅生進學之後十分得意，自此日夕憂苦，染成弱症。沈西苓亦以考在三等，沒有科舉，怏怏不樂。當下紅生滿懷歡喜，寫了一封書信，著紫筠持到長興報知紅老夫婦。過了數日，祇見紅芳即著紫筠齎書回報，紅生拆開一看，其略云：

四郊多壘，三匝無枝。每切破家之憂，卻獲入泮之喜。所以繼祖業而高大門閭者，非汝而誰。更宜努力，再圖秋闈奏捷。至囑至囑。

紅生又得了平安家信，愈覺歡喜。遂賦五言一首以自遣道：

家破何須恨，業成志豈違。

願將寸草意，聊以報春暉。

自後方公相待之情，愈加豐厚。生亦埋頭苦讀，以圖遠舉。祇是孤館淒涼，每當風晨月夕，未免因春惹恨，睹花增感。每每想著素雲，十分美貌。雖訂姻盟，怎奈媒妁未通，六禮未備，尚未知久後姻親果是如何。又想起父子各天，雖則外家至戚亦無久居之理。以此寢食俱忌，時時浩漢。

忽一日檢理詩稿，不見了曩夜聞笛的那一首《蝶戀花》詞，忙向紫筠詰問道：“我這裏並沒有外人進來，為何不見了花箋一幅？”紫筠祇是推著不知。既而紅生又細細的翻檢了一會，再三盤詰，紫筠忽然醒起。

要知果是何人拾去？下回便見。